文化新聞

旅印文化的萌芽

印度來鴻　黃稼

說旅印文化是一支沉寂的支流，那是很確切的，也許有不少人在揣測印度是代表了當年上海或香港的擁了文化和出版事業的勁軍，因為想像那紙張，那印刷條件，都有了最充裕的環境。但一切都差了，僑胞麕集在加爾各答，這大城只能代表香港的繁榮與畸形發展，對文化事業，祇可以說是一無所有。

于是，僑胞的知識水準一天比一天低落，教育程度一代不及一代，不少人在人種的陳列所做出不少醜惡的行為，給友邦作為一個輕蔑的好材料。

這樣，有的人甘願落後，但有的人沉默不住了，覺得要這般下去，祖國的文化在這裏只有等待毀滅。所以他們不住的由口號的響應，而走上實踐的路。

現在，加城的華僑中學成立了，而且開學，上課，不少有錢的僑商拿出錢作為學校的基金，若干孩子們重新向上爬，得到生命史第一次寵愛的幸福。

印度日報那鴿籠般的編輯室裏，也將改頭換面，顧執中氏擕着他若干年來對新聞事業的經驗去印度日報任總編輯，對滿紙只是些「感情愛情結成夫婦，壓力吸力製造國民」廣告的印度日報一定有出人意料的改進。二月中旬，新五號鉛字從銅模裏全部倒出來，那版面照着不少人的理想，為着萬千僑胞唯一的新聞報紙，萌出最新悅人的芽。所以現在可以說是萌芽時代了。而且還不止此，因為春天到了，文化的潛伏力再也不能在隱處埋藏得更久遠一點，于是一個綜合性的「中國週刊」由石寶瑚王福時編輯，創刊號將在加城與大家見面。因為這邊的紙張印刷條件的確稍為寬裕些，跟着來的有周達夫在編「中印千年季刊」，詩焦點社印度主持人籌出詩焦點叢刊，在春天它們都能長出芽來。

此外，是一個由若干旅印的小卒們組合的「筆遠征」社，刊行「筆遠征」，位置在戰鬥的前方，用簡易的油印出版純文藝半月刊。做了當前的文藝的據點，雖然，像編務的人只是幾個戰鬥士，但他們利用餘暇，把所有的對文藝堡壘的熱情，儘情地掘發，教印度戰區前後方在久渴的文藝思潮中的年青人，得到少許不甜的甘露。不用去說內容，只是努力的幹的精神，那是可喜的。因為，那已證明在旅印枯寂的文化園中，是生了一支芽，祝福它是能夠與太陽的光與熱向人類照耀。

在軍中，文化是比較先進的，有不少部隊努力推進軍中文化工作。但現在各個部隊自已能刊行報章雜誌，例如某部有精忠日報，某部有湘潮日報，某部有正義日報，某部有征輪月刊等，不過這些都是小型的油印刊物，為了簡陋，不能教它們落在多數的士兵面前。最近，某部將有大型石印機購到，對外軍中文化事業，這倒是一個最有力的工具。

劇運在軍中，也佔了相當的地位，一般愛好戲劇的同志們都以它們為唯一的精神上的慰藉，例如某三個部隊有「騰揚劇團」「一二三劇團」「征輪劇團」三個戲劇機關。不過這都是一種舊劇，對于新時代的現實，有些不符，但這也足以教人奮感的了。

舊劇以外，某部有「征輪話劇團」出現，未及半年，他們上演了「洪爐」「中華民族的子孫」兩個多幕劇，打破旅印劇壇的新紀錄，這是一個萌芽的開始，希望熱心的青年人，照這樣支持下去，支持下去，同一戰鬥的勝利一般，有最堅實的成就。

正為了文化在萌芽，所有的戰士都興高采烈的端起槍，過一天有一天的收穫，過一天就能結束幾條敵人，他們每唱着歌子，朗誦着，站在前哨。現在印度成了祖國的大門，文化的對同于啟開這門大門，也應有一番功能的，這裏文化的芽已在發熱，已在露出芽尖，尚希祖國關心的人們，灌溉最肥沃的養料。

（三十三年一月十七日印度前方）

訪問夏聲劇校

戲劇在文化上是佔有重要的地位的，我國舊劇最有普遍性，能擁有廣大羣衆的要算是皮簧劇，但向來因為劇人本身不健全，仍舊易於被人卑棄輕視，夏聲戲劇學校校長劉仲秋先生有見及此乃創辦戲劇學校，注重人格教育，改良平劇以冀造就新的劇運人才。

該校生員八十餘人於元月一日由西安來渝，寄寓於中國製片廠內，記者昨日走訪該校劉校長得知該校創設經過大略情形：

民國二十七年，各省淪陷區難民逃至西安者甚衆，街上甚多賣報或討飯之難童，劉仲秋先生乃創設該校，招收難童數十人，開始時只募得經費千元，而學生之衣食住均由學校供給，經費無着，劉校長與該校劇務主任郭先生乃親自出場演劇，撥款維持，辛苦經營，數月後，得作首次公演，以後漸得社會人士重視，並承認彼等之一切行為及工作表現與往昔坤伶確有不同之處，故不以「戲子」視之。

現在該校共有學生五十八人，年齡由八歲至十八歲，以省籍計則有江蘇，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河南，河北，山東，陝西十個省份，而以湖北省者為最多，以家庭狀況言屬於難童者四十六人，其餘則為後方貧苦兒童，全校學生現分為高級部，初中部及預備班三班，每日除術科「戲劇科目」四小時外另有學科，四小時，依教育部規定，教授高初中及高小之重要科目，修學期間七年，其中學習六年，實習一年，因鑒於過去劇人學識不足人格不健全，故在訓練方面特別注重人格教育，現在在旅行期間，每日除晨操練習技藝外，仍上學科二小時。

而於戲劇教學上則特別注重改良平劇。凡劇中意義不良，含有誨淫之詞句與動作及無藝術性而屬於低級趣味者，均極力避免，以達改良並發揚國劇之目的云。

該校創設於茲五年，經常每月出演十二天，曾演出陸文龍，龍鳳呈祥，巴駱和，定軍山，和抗金兵等劇，而以陸文龍一戲最能賣座。

該校此次旅渝表演，除希望籌募基金，擴充名額外，還希望設立專科，使高級部畢業之學生得以再求深造，並臻至善之境，在渝各處如中訓團，勝利大廈及國泰等處表演，頗得觀衆之好評，其特色為演員之年齡能隨劇中人而遞變，比方表演陸文龍十歲時，即以一十齡之兒童飾演，至十六歲時則又換一年約十六歲之演員，表演逼真，羣衆甚感滿意。

至其技術雖未能十分成熟，然其辛苦經營，冀達改良舊劇，發揚戲劇之熱忱，相信定能引起戲劇界之注意，亦益起而設法改良也。（黎明）

文化短波

△三民主義青年團文化建設運動委員會於一月廿八日在該團部會議室舉行第一次會，到中央幹事會書記長張治中，副書記長胡庶華，常務幹事陳立夫，梁寒操，賀衷寒及該會主任委員鄭彥棻，副主任委員楊玉清等五十餘人，通過要案多件。

△中電劇團刻籌備一新劇：「凱歌歸」，以抗戰勝利後之社會問題為主題，內容極為新穎。

△國立編譯館本年度編譯計劃將以民衆讀物及劇本為中心，擬將現代國民所需之各種知識作有系統之介紹，現正向外間公開徵稿中。

△政治部為擴大軍中文化，特將「軍人讀訓」分請到作者寫成劇本十二本，聞現已完成過半，均可分別上演。

△安徽文藝工作者耶草等擬於最近出版「文藝界」大型月刊一種。

△安徽省兩間書屋除已出版文藝叢書多種外，最近還印修養叢書十八種，凡諸子百家，多有羅列。

△劇七隊在韶關為「六省劇展預展」舉行民歌演唱會，內容包括新疆，湖南，湖北，陝西，蒙古，緬甸等民歌，頗受當地民衆歡迎。

△王平陵近著「盲」四幕劇，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文化晚會速記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在『一・二八』這難忘的一天，成立了文化建設運動委員會，當晚舉行了一個『文化晚會』，招待陪都文化界人士，記者收到了一封請柬，準時踏進了會場。

× × ×

年輕的招待員看了來客的簽名後，引導他們走過長長的甬道，穿大衣戴帽子或攜手杖的來賓就在衣帽間里放下他們這些累贅的東西，有一位不大自信他的身體禦寒力的來賓問一位招待的女同志：

「會堂里有沒有火爐？——沒有我還是穿大衣進去。」有適當的溫度才能保證身體的不受寒，同樣道理，社會上任何良好的習慣，都需要適當的溫度才能培養出來。

× × ×

招待員在甬道上陪着客人走着的時候，常用「今天天氣相當冷」這句話來打開話匣，使來賓感覺到這兒來也不大寂寞。

× × ×

會場是熱烘烘地擠滿了人，人與人之間的體溫的交流，使設火爐成為不必要了。

溫暖，一團和氣，親切的交談，交織成會場的氣氛，握手是一個動人的節目，——雖然它沒有被印在節目單上——幾位素不相識的人來握我的手，我當初以為他們是在紛亂的握手中錯認了人，但到我漸漸受着會場融和的氣氛的感染，有一種和任何陌生人握一握手的衝動時，我才了解我的被人握手是很自然的事。

我看着新聞界的同業們的手向四方八面伸，中央日報的聶世琦，大公報的徐盈，掃蕩報的謝爽秋，新華日報的陸詒，中央社的彭清……他們的臉孔都是堆滿了笑容。

我記起門口的一付標語：

「歡渝願今夜，
勝利就明天。」

× × ×

書記長張文白先生在掌聲中進場。他繞會場一週，和到會的來賓握手，我想，這中間一定有不少人還是初次和他握手的。

晚會開幕了，青年團幹事會幹事鄭彥棻先生介紹張文白先生致詞，張先生站起來時，我不自主地看了看手錶，他非常和悅而又誠懇地致謝文化界人士對青年團直接間接的幫忙，最後還祝大家健康。致詞時間是一分鐘欠五秒。

× × ×

來賓三百多人，都是一時之彥；（筆者自然除外）沒有什麼演說，在聽曲看劇之前是親切的交談，十六位男女同志奔走招待，有些替客人送點心，有些陪客人談話，有些把不認識的客人扯在一起讓他們交談然後走開。

當大家舒服地在聽音樂演奏時，一位女招待員靠坐在牆角的沙發上，問她的同事：

『你有沒有萬金油？』

× × ×

國樂之後是獨幕話劇『鍍金』是曹禺寫的喜劇，它使每一個人在笑聲過後都會引起嚴肅的反省。

× × ×

會場中有一方大標語，寫着：『建設文化，國防，經濟三體合一的新中國』！這一句呼聲，它將在每一個人的心里，在每一個角落的地方得到響應。

（勞歐記）

本刊　歡迎　投稿

陪都文化界第九次聯誼會上

歡送拉卜楞寺代表團

黃司令正清希望全國青年：抱定終身服務邊疆的宏願，從事邊疆事業。

中岱

「一·二八」永是一個難忘的日子。天是下着濛濛的細雨，路是不好走的。但兩百多位文化機關團體的代表都懷着一股熱情來參加陪都文化機關團體第九次聯誼會暨歡送拉卜楞代表團大會，而十多位拉卜楞代表團的代表也冒着細雨趕到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的文化會堂，與陪都文化界作臨別前的一次敘談。

這一次聯誼會是由中國新聞學會，中國抗建文化協會與中法比瑞文化協會三個團體主辦的。三時開會，推劉委員文島主席，并致開會詞。劉氏對佛教的「無我無常」的精神，有所發揮，他認為無我則可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而與友邦合作同為爭取人類自由幸福而努力；無常則生變化，實為人類文化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其次則認為宇宙是一個大鐘錶，自發條的抒放，則具有先天的諧和，佛教代表以及文化界人士都是修理鐘錶的工程師，彼此應該合作，共同努力，期能打倒破壞宇宙諧和的共同敵人。最後則稱許藏族同胞對於抗建工作的貢獻。詞畢高舉茶杯，為藏胞代表祝福，席間漢藏宗族的感情，遂在二百多位到會者內心上起着非常融洽的交流與感應。

繼着請該團黃司令正清演講，在熱烈的掌聲中，黃氏站起來，以異常清晰的國語作簡短的致詞。而一個攝影記者也開始在這個時間活躍起來，他從一個個適合的角度攝取了黃氏演講時的姿態。

黃氏對陪都文化界的設會歡迎與歡送，表示衷心的感謝，其次則說明藏族同胞在這個民族存亡斷續的時期裏，對於：「國家第一，民族第一」，和擁護領袖，不但有深切的認識，同時還能身體力行的實踐着，所以在委員長就任國府主席消息傳到藏族同胞的耳鼓裏的時候，他們就非常興奮地決定要組織代表團來渝向元首致敬。繼着又說藏族文化與內地文化不同的地方，在一個是精神文化，一個是物質文明，他認為藏胞信仰佛教是屬於精神文明的，內地因接受科學的洗禮，較為發達是屬於物質文明的。而要使藏族的化與內地的文化能夠融和起來，交流起來，他有兩點意見：一，希望內地文化界多多提倡精神文化，研究佛教。二，藏族物質文明比較落後，希望能夠迅速地設法把內地的物質文明灌輸到邊疆去。最後黃氏還把他的「藏族文化建設」論文，交該團團員葛鐵宣讀。論文的要點在對藏區的現實作詳實的反省和檢討，同時就藏區文化與內地的原因，提出他個人的意見，藉為[illegible]拉卜楞後從事拉卜楞教育區文化建設的張本。最後他深深地感覺到邊疆目前正缺乏小學教師，文化界人士，畜牧森林水利，軍事，衛生等專門人才，所以懇切地希望本國青年，抱定終身服務邊疆的宏願，從事邊疆事業。同時希望陪都文化界時常以文化物寄贈他們，藉使藏區與內地文化能因此互通訊息。

接着應該是各主辦單位作工作的報告，但主席認為拉卜楞代表不久就要返拉區去，為使陪都文化界在他們臨別前能夠有更多的機會去和他們暢談，他提議把工作報告的項目，移到下次聯誼會去，三個主辦團體的代表都同意了，自然是彼此暢談的時候的開始。一位美國友人蔣森夫人因為在短期內要到西藏去，所以也趕來參加，因為今日認識了拉卜楞寺的代表們，將來到了拉區他們便是熟悉的友人了，是以蔣森夫人在得章主席的介紹寒喧以後，還登台表演獨奏手風琴，自然，她這樣會給他們以更深的印象了。

大家在歡愉的氣氛裏交換意見，吃茶點，看遊藝表演，直到五時許，我們才又踏着泥濘的雨路歸去，而這個充分地表現漢藏同胞感情非常融洽的「一·二八」，我們將難忘它是藏族與內地文化交流的起點。

柳州劇訊

龍之介

關於去年度柳州的劇場動態，我可以向讀者作一個大概的報告：

政治部劇宣五隊首先揭開了三十三年的前幕，出演于伶先生的「長夜行」。正當是元旦的時候，各機關學校都放假，甚至商店也休業，所以生意很好。于伶先生的作品多半是屬於細線條的，那次五隊的成績倒不錯，雖然許多觀眾對於上海的精彩都不大熟悉。

五隊的工作精神很好，在第二個元旦——舊曆年的——又趕了一個「重慶二十四小時」出來。作者沈浮的名字給觀眾的印象還很生疏，由於戲裏面的「噱頭」多，夠「熱鬧」，倒也博得不少稱譽。

四隊早就排好了一個又是歷史又是古裝的「大明英烈傳」，於是接着「重慶二十四小時」演下去。那次因為表演，導演及其他都有問題，給觀眾的批評不大好。事後他們[illegible]了一個座談會，函請了一些柳州的劇人或準劇人，來發表意見，也不過局限於「歷史劇」和「古裝劇」，「西洋劇」和「時裝劇」等問題而已，並沒有涉及「大明英烈傳」出演的本身成績。

過了些時候，來了一個「從海外歸來的中國藝術劇團」。領導人初時是張雲峯團員如張氏的弟妹，如陳有志等都是在香港，澳門等處辦戲劇工作的青年——如李亭，鄧竹筠等。更在「中旅」待過，所以經驗相當豐富。他們是用廣東話出演的，在論廣東的區域自然能夠爭取到廣東的觀眾。領導人很注重裝置，燈光，例如月亮啦，雲彩啦，水影啦，鬼影啦，應有盡有，所以他們常拿觀眾說的「好像看生電影似的」這句話來自豪；領導人又很注重「噱頭」，博得觀眾的哄堂大笑是他的成功。其他如服裝，有人說「勝過馬師曾和薛覺先的箱底」。這樣子就可見一般了。他們在這種觀眾支持之下，由澳門而廣州灣，而鬱林，而貴縣，而桂平，而柳州——以後到桂林，曲江去了。他們在四月上旬起至下旬止二十多天當中連演好幾個戲：時裝的有「日出」「糊塗的夜宴」等，古裝的，歷史的有「岳飛」「武則天」「秦淮曲」（「明末遺恨」），「太平天國」（「洪宣嬌」）等，還有一齣改成清裝的叫做「鴻運當頭」（「巡按」），此外就是純粹西洋情調的「茶花女」。尤其中「日出」和「秦淮曲」都曾經「應觀眾要求」而重演過。生意特別好——不用推銷，突破空前的紀錄。「日出」曾經賣到一萬零四百多——這個數目在柳州算大了——平時也可以賣到五，六千。（其間五隊曾經趁「藝聯」休息的時候演了三天獨幕劇：時裝的「特別快車」，古裝的「風波亭」，洋裝而兼古裝的「春貴」。有人說他們是特意演來給「藝聯」看的。）後來，他們內部的矛盾到了極點，爆發起來，提出調整，提出改組，把以至張雲峯開除。

宣傳了好幾次要到柳州來的「廣西省立藝術館」畢竟在四月下旬浩浩蕩蕩地由館長歐陽予倩領得來了。關於音樂會姑且不說，單就戲劇來說，有「忠王李秀成」和「天國春秋」。歐陽先生還在「忠王李秀成」里扮演了一個不大被人注意的角色，論收入，因為不得其時，又不得其人——不合觀眾的口味，自然比不上四，五隊和「藝聯」的成績，可是，論出演的成多，除了換景沒有「藝聯」那末迅速以外，其他都好。演員有黃若海，王蘋，陳靜等，在歐陽先生導演之下，在還沒有親眼看過的人估計出演都可以相信是成績優良的。歐陽先生導演的優點是細膩，周密，均稱。

柳州中學和四隊都打算排「法西斯細菌」，結果，四隊「放棄」了，而柳州中學又不能夠照原定計劃出演。

中間沉沉了很久。外來的「藝聯」和「藝術館」去了，五隊又要到昆明去，只留下四隊一支孤軍。

四隊埋頭排練，到十月中旬把曹禺的「家」「演了出來，又哄動了柳州的觀眾。

四隊的同志對於這個「家」的處理更慎重其事！他們派人到桂林去觀摩過別人的成績，派人或寫信去請教過作者；可是，在出演的時候，除「故事動人」外，徐覺新（舒模和瑞環（張申儀）那段「詩白」動人外其他都吃力不討好。四隊的同志老的走了不少，新的又來了很多，新的和老的搭起來自然不調和了。據說上演費凡五萬多元，在柳州又又算是一個大的數目。

最後，得補敘一筆：在柳州，作戲劇公演都要借一個什末籌款的名義，只有「藝術館」是特許例外的。

黔江遊簡

——第一封——

孤嵐

[illegible]一虹：

晨，搭乘民生公司的小輪，水路行駛，日晡，即到了涪陵了。

涪陵，你一定聯想到馳名全國的四川榨菜。是的，涪陵和酆都皆是四川榨菜的出產地，而且現在的產量還不衰，但是，我們既不是經營出口業，又不是游擊商，何必去談這些呢？

那麼，我們似乎應該談談此地的文化了。聞到此間，一切的娛樂都很表面，未敢妄加評判，不過却有一個籠統的印象。這裏無論戲劇也好，報紙也好，學生活動也好，都受重慶的影響；尤其是報紙，重慶各報，此間隔天即到，不需當地出版。如果要說，涪陵的文化，是重慶文化區流的波瀾，也無不可。話雖如此，此間文化，也有兩個可喜的現象：一是學校相當的多，據我所知的中學，就有農職，女中，涪光，縣中四校，學生的精神，都很煥發。農職校我曾去參觀一過，辦理頗有精神。二是當地出版有一種叫做涪陵通訊，週刊，是小報的形式，因為篇幅狹小，所以文字的剪裁，及版面的編排，編者好像頗費苦心，而印刷的清晰，有時重慶的報紙還趕它不上。

我很慚愧沒有更多的新聞可以報導，不過我在此却探聽得一個已經消逝了而且被人們遺忘了，但還值得一紀的新聞：你不要以為此間祇是榨菜的出產地，過去，這裏却盛產荔枝。

不要驚訝，這的確是千真萬確的，而且所出產的還是貢品，——就是那位後來「玉環委地無人收」的楊太真的御果。當時因為貴妃嗜食這裏的荔枝，摘下來了，怕它枯爛，於是以快馬馳送，七日七夜運至京城，因此人馬在路上斃死的很多，百姓感覺得非常痛苦，涪陵西十五里還有一個地方叫做妃子園，就是舊時產荔枝的所在，現在雖餘下一片空地，但是已成了唐代史上的重要古蹟之一了。

關於這也許你以前不知道的，但下面杜牧之的詠荔枝的名詩，我想你一定記得吧：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

這首詩，就是寫這段舊聞，我想，似乎還可拿它作新聞看吧！

已雇了一隻小舟，準備後日泝黔江南行，黔江，在四川是一條著名的險川。它的上游發源於貴州，北流入川，長凡千餘里，又叫做烏江，至龔灘，才通舟楫，水勢極險，最利害的灘，有羊角磧，大角邦等處。凡是遊過黔江的，沒有一個不縮頭吐舌，敢再履險境的。李嘉祐有詩說：「莫向中黔路，令人到欲迷！」又竇鞏句：「沿流如著翅，不敢問歸橈」。這真教行旅喪胆了。

後日解舟，我打算兩日給你一函，一來可告訴你一些沿路見聞，二來算是給你報平安，回頭我還要把烏江特有的「歪屁股船」的新聞補行報導，我雖然對你許了這個願，但此去風波太險，如果旬內沒有續音，——不是故作驚人之筆——那麼，這第二封遊簡，恐怕要煩你去問諸水神了。

代郵

一、參加遠征軍讀者及通訊員，請將軍郵號數函告，以便寄報。

二、邊遠各地讀者如發覺郵寄遺失本刊，希來函以便補寄。

冬日書

段雨

那天你轉回家還不到碼頭，便又出現在那滿是樹影的窗前，那扣門聲是那麼輕而遲疑，原來你帶來我們別離的訊息。你說，第二天的早晨，你便得離開我們，離開這慣熟了的地方和有着許多苦難同胞的國度，你的眼睛，似乎蒙着一層輕愁，而你卻說：你不會因此而難過，因爲你明白我們各自安排的路，遠去的人，懷着充滿了另一個新希望的心情，離愁也就輕淡多了，而送別的人，歸程即使還有一大量遠別者，仍在感到滿腔冷寂的，這是我一向不願給任何人送行的理由，集帶回來你的一張字條，我知道你確實遠去了，就這一張字條，我再也看不到你的一個字；一天天過去了的日子加重了我的惦念。是的，友情一如藍天的白雲，春日的和風，是那麼美麗，動人，那麼值得讚頌，卻又是那麼飄渺，你知道，我又是一個愛咀嚼記憶的人，所以，我對自己所懷的惦念並不覺得是浪費。你走了，並不會帶走你的朋友，集和思也常常來看我，可是他們常常避免談到你，要不是你妹妹來信要我就近去和你辦理那些善後的事，我將無從知道你竟去的這麼遠，遠到宇宙上再找不到你那瘦長的影子。

不是死在敵人的炸彈，更不是死在前綫的砲火下，你竟懷着自己的夢，自己的青春倒在那荒野的公路上，當你和死神掙扎的時候，你也和別人一樣在咎怨我，是我把你驅進那道黑色的門，我能說什麼呢？假如我能預知你這一去就不能再回來的，我願意替你去，可是，我怎能騙取你的情感，把你留下，讓痛苦贈着你？

已經兩年了，你靜靜地躺下來，我怎能相信你躺在那野草叢叢的山崗上，墳前野草長得更長了呢，來自山崗那邊的北風，你可會聽到你老母的低喚。

你還記得，山城冬日沉重的霧壓得路人曲着背在喘噓，霏霏的綿雨滴成不眠者之淚，泥濘的路上，人們滑倒了又起來，艱苦的日子後你而滯留人間，而爲了古舊的記憶和新的呼喚人們向青春的春之蔭道而揚步，你那兒也有這樣艱苦的人羣嗎？也有飲着別人的淚和汗來飽腹的人嗎？

有人說生活在霧裏眞美麗，只見別人負着重霧而自己像披着一身輕紗，也有朋友告訴我，在這苦難的日子裏，死不是更幸福？你是反對前一種生活態度的，自然你也會希望享受後一種的幸福，認識生活的人而不能活下去，不容活下去的人卻比比皆是，這是上帝的意旨嗎？

我們失了你，因而得了一種力量，我們更懂得生活，將活得更健壯。

元月二十日

青年七大信條歌

盧冀野

請唱青年七信條：
人生第一要勤勞。
科學才是眞學問，
事業還推建國高。
百職無如工業最，
倫常當以民族超。
三民主義齊信仰，
充實軍事國家牢。
毋忘團長諄詩訓，
力行不懈即英豪。

詩人軼事

拉馬丁的謙遜

公沛

法蘭西詩人拉馬丁（Lamartine 1790—1869）在他還沒有出名的時候，會拿了他的處女作——以後被認爲名著沉思集（Meditations）交給帝篤書店（Didot）請求出版，但他的遭遇也正如同一般未出名的著作家一樣，因爲書店主人給了他下面的一封信：

「我已經讀了你的詩集，不能說你沒有天才，但是你學無深造我們詩人向來研究有心得的好詩，而你的詩一點都不像他們，我不知道你從何處學了你的語言和文字，也不知道你從何處得來這些詩的印象，請放棄你的新奇羅！這種新奇要將法蘭西天才弄得迷惑呢！請你學我們的大詩家特利（Delille），郎西法（Lwe de Lancival），巴呢（Parny），密制（Michana），乃路阿（Raynuard），和風琴耐（Fontances），這些都是民衆所賓貴的詩人，你只要像其中的一位，人家就會稱讚你和讀你的詩了，我雖然答允你印這本詩集，我不得不貢獻你一個劣的忠告，就是拿我的錢來發行這種著作，總歸我倒霉。」

雖然拉馬丁接到這封有傷尊嚴的信，但他卻不因之而灰心，他仍舊致力於他的寫作，因爲他是一個偉大而謙遜的人，他並不懷恨書店的主人，反而認爲這是對他的一種鼓勵；他相信時間才是一個權威的裁判者，而大衆的眼睛也不會都是色盲，所以他的努力終久使他成名，且被認爲是法國第一流的詩作家，這種榮譽一直流芳到現在，也未能在人們的腦筋中磨滅。

談起了他的謙遜，這裏會流傳着一個故事：

有一天，和他同時代享着盛名的詩作家囂俄（V Hugo1802—1885），收到一封信，而信面上寫着——「當代第一詩人收」（註）——照說這封信將無法投送，因爲在當時誰能敢判斷這會貴的名譽應該誰來担負，雖然那時囂俄的詩集正像盛開的花朵，爲人人所愛好，但拉馬丁的資格卻比他老啊！如果這封信是放在一個沒有修養而平凡的作家手中，他將如何樂不可支的接受這種會貴的名譽，但他們不然，當郵局職員的意見認爲這封信應該讓囂俄先生收而送到他家裏的時候，囂俄便立刻想道：一一個有修養的作家不應該這麼自大，這封信應讓給前輩詩人拉馬丁先生，於是他便差人將這封信送到拉馬丁家裏，可是拉馬丁也同樣有着著作家的風度，毫不自大，仍舊抱着謙遜的誠意，將原信退回囂俄家中，於是這封信在這兩位詩人中推來推去，幾乎要被推破了，終不被担任這種榮譽，最後還是由兩人同意，會合在一起共同折閱，但出乎他們意料之外，這射信的稱呼是：「我親愛的亞夫雷德先生」（Alfred de musset1810—1857 亞夫雷德繆塞爲當時年青詩作家），當這種尊榮爲年青的繆塞所有時，囂俄不禁氣得半天說不出說來，而拉馬丁卻態度從容，毫無氣憤的表情。

這雖是一個不爲人所注意的事實，但正反映出拉馬丁的虛心謙遜，象徵着著作家應具的風格。

「註：這封信據說是小說家大仲馬（AD-wmas Pere 1803—1807）所開的玩笑。」

江畔散文抄

田笑儂

嘉陵江

在若干千年前，在不若干歲月裏，你都依舊安祥地躺着；在如此兵災馬燹的時候，在貧窮人的中間，你依然哼着永不停歇地生命之歌，你：偉大底嘉陵江呀，爲什麼這樣神奇而奧妙，永恆而始終。

不知是誰呀！給你取上了這個響亮而動聽的名兒，從遠古到現在，都被人們神祕地呼喚着：嘉陵江，這名兒，如同寒冬底太陽，被兩岸的人們所喜愛，這名兒，又如同清晨底洪鐘，傳播到很遠很遠，使千萬的人們都奔向了你，苦于酣夢者，都驚醒過來，嘉陵江呵！你灌溉了百萬畝的田地，你輸送了無數量的貨物，你用着你自己底吼聲，參加了拯救這被凌辱的大地底浩刼永遠不求了解，不求報償，而你，卻像傳奇的英雄一樣，永遠活在人們底心裏。

每天，總有幾千萬的人，生活在你底廣闊的胸懷裏，藉着你，他們生命有了寄託，你是他們底生活源泉，你是他們底家，你更是他們底黃金呀！

嘉陵江，始終是偉大的，頻年的災害摧毀不了你底身體，暴風雨更增添你底偉大底力量；嘉陵江：祖國底小血管，人們底生活——我親熱地呼喚着你底響亮的名字。祝福你更傳奇地生存下去吧？直到遙遠遙遠。

船與船民

像星星點綴在藍天，像魚兒閒遊在水裏，像公路上底馬車，汽車駛行，你，數不清楚的船兒呵！大的，小的，機械的，人力的，在靜靜地嘉陵江裏航行着。悠閒地，靜寂地。

木槳是船底腰鰭，舵是船底尾鰭，藉着它們，船能自如地在水裏航行，在生命底嘉陵江裏，能夠好好地活下去呀……

每天，總有千百隻各種形式的船，在水面上奏起原始的音樂，從清晨到傍晚，嘉陵江簡直是個美髯公呀！木槳一划起來，銀白的水紋，像鬍鬚一樣地飄起，擺動。

而船上底船民，樸實且忠厚，他們生活在船裏，沒有欺騙，狡猾，如果顧客僅給他若干船費，他們都沉默而接受着，他們眞像自己底船，同嘉陵江樣，沉默而寂靜。……

船，在嘉陵江靜靜地航行着。……

船民，樸實而本分地生活着。……

縴夫

嘮！

嘮嘮……

縴夫們在哼着，成隊的或單獨，在沙灘上拖着縴繩，那縴繩是掛着船底桅桿上底，他們唱着自己底歌，這生命的悲泣，一直拖起船向逆水進行。

褲腳捲得高高，身上掛着要命的縴繩，每當他們拖船上一個激流時，他們便放下前面的兩隻手來，像狗一樣地爬，爬，爬，口裏仍然哼着苦痛底歌：

嘮！

嘮嘮……

他們仍然忘不了歌唱啊！

每天當東方剛亮的時候，他們便走出自己的茅屋，好像上帝要故意叫他們去做那工作，他們也就義不容辭地去拖船；到晚上回來的時候，他們拍拍身上的泥沙，或者拿張膏藥把被亂石所擦破的膝關傷痕貼起來，從原始的口袋拿出一天所掙起的錢來，去買油，鹽，米，柴……

船夫底生活，是如此地簡單而粹純呵！

嘮！

嘮嘮……

船夫們低哼着自己底歌，像牛樣地把船向逆水方向進行。

嘮……

從軍列

謝特麗

冷，
凝不住熱的血，活的心：
這是民族解放的怒潮。
時代前進的巨輪。

× × × × ×

姑娘！別再嗚咽。
飲下這杯別酒吧！
不容我們躊躇。

× × × × ×

聽，是前方的號角：
「衝鋒！前進！
喝盡他們黑的血。
吃掉他們狠的心。」

× × × × ×

聽，是戰士的歌聲。
「看櫻花去！」
「到敵京去！」
笑吧！姑娘！快樂地笑吧。
飲着這一杯別酒時，
記下：「櫻花開時，
是我們幸福的起始。」

× × × × ×

冷、
凝不住我們熱的血，活的心：
這是民族解放的怒潮，
時代前進的巨輪。